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一

二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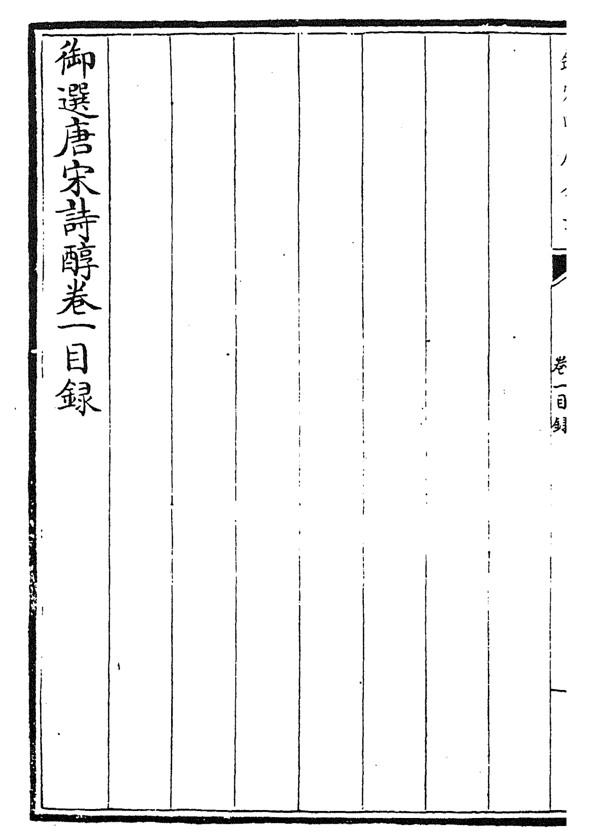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一

隴西李白詩一

目録

古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一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五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一

隴西李白詩一

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為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迄今奉為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鈞力敵而無所多讓太白亦千古一人也夫論古人之詩當觀其大者遠者得其性情之所存然後等厥材力辨厥淵源以定其流品一切悠

悠耳食之論奚足道哉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塗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縱恣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沈鬱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乎事之曲折而止白之遇明皇也出於特知金鑾召見待以殊禮雖遭讒毁猶賜金遣歸得以遨遊齊魯吳越之間浮沉詩酒放浪湖山其詩多汗漫自適近於佯狂玩世者子美年將四十始以獻賦除官其後崎嶇兵間窮愁蜀道流離轉徙幾不自存故其發

於聲者多沈痛哀切之響此二家之所以異也若其蒿目時政疚心朝廷凡禍亂之萌善敗之實靡不託之歌謡反覆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而篤於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籍之菁華埽五代之靡曼詞華炳蔚照耀百世兩人又何以異哉論者不察漫置軒輊於其間是猶焦明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也善乎韓愈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

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彼元稹蘇轍王安石之流得無愧此言乎太白嘗言齊梁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其所作擺脫駢麗舊習軼蕩人羣上薄曹劉下凌沈鮑朱子以為聖於詩者蓋前賢亦重之矣今畧舉兩家之同異及其遠大之旨知太白之與子美並稱大家而無愧者如此至有謂李杜當日名相埒而相忌其詩有文相譏者此猶末流傾軋之心不可以語君子之知交也

古風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絶筆於獲麟

古風詩多比興此篇全用賦體括風雅之源流明著作

之意旨一起一結有山立波迴之勢昔劉勰明詩一篇畧云兩漢之作結體散文直而不野為五言之冠冕又云建安之初五言騰踊不求纖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標焉晉世羣才稍入輕綺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觀白此篇即劉氏之意指歸大雅志在删述上溯風騷俯觀六代以綺麗為賤清真為貴論詩之義昭然明矣舉筆直書所見氣體實足以副之陽氷稱其馳驅屈宋鞭撻揚

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洵非阿好其纂草堂集以古風列於卷首又以此篇弁之可謂有卓見者枕上授簡同不朽矣

朱子曰李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劉克莊曰此令古詩人之斷案也楊齊賢曰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

沈德潛曰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太白則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是從來作豪傑語不足珍謂建安以後也謝朓樓餞别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一語可証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啟大畧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

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
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極寫其盛正爲中間轉筆作地茫然使心哀五字多少
包含借秦以諷意深旨遠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中
有緑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㝠棲在巖穴我來
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説銘骨傳
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

砂永與世人别

郭璞遊仙青谿百餘仞一首純是寓意白詩與彼不同盖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姑寄其意於此耳舊史稱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殆亦性之所近或其被放東歸將授道籙時作也

蕭士贇曰太白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志焉此詩非泛然之作胡震亨曰古風中言仙者十有二其九自言游仙其三則譏求

仙不應通蔽互殊乃爾白之自謂可仙亦借以抒其曠思豈真謂世有神仙哉他詩云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意自可見是則雖言游仙未嘗不與譏求仙者合也時方用兵吐蕃南詔而授籙投龍崇尚不廢大類秦皇漢武之為故白之譏求仙者亦多借秦漢為喻他詩又云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其本指也與

太白金陵送權十一序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

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

李陽氷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彦允請北海髙天師授道籙於齊州

紫極宫

吳昌祺曰爾雅春為蒼天郭景純曰萬物蒼蒼然生此言五情蒼然而生也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昔别雁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蟣蝨

生虎鶡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
飛將白首沒三邊
民安鄉井離别為難況驅之死地乎起意惻然可念杕
杜勞士道其室家之情出車勞率美其執獲之功盛世
豈無征役哉明皇喜邊事致有冒賞掩功者故蕭士贇
謂其感諷時事有為而作揚水圻父所以為風雅之變
也
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名兩

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我欲一問之飄然若流星願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前太白何蒼蒼一首僅傳其語此則欲問而不可得更進一層天聲流星二語真如天上飛仙可望而不可即覺李賀羲和敲日玻璃聲極意創造終屬琱琢自是仙鬼之別

蕭士贇曰此篇亦游仙詩體恐是贈答之詞

廣異記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黄色

光可鑑曰此金明草

咸陽二三月宮柳黄金枝緑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游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逹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為此輩嗤

世所謂曉事者及時行樂耳而至老矻矻者晚節末路又復可歎白氣骨自負豈願以辭人終老兩兩夾照不是漫作詼啁語

蕭士贇曰子雲白以自況也此時戚里驕縱踰制動致高位儒者沈困下僚是詩必有所感諷而作

吳昌祺曰言子雲不能自守則反為小人所嗤謂以子雲自況者非也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昔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作達語是白本色然意在後半前乃興起耳莊周三句

起第四句五六兩句橫空插入實貫上下無此二語全詩便覺率直青門二句就事指點結出本意有無數層折至其辭意自然則韓愈所云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也

劉辰翁曰語意音節適可如此而止

蕭士贇曰此達生者之辭也謂忽然人化為物忽然物化為人一體變易尚未能知悠然萬事豈能盡知乎況又乃知滄桑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如是

也既燭破此理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生哉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却

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

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曹植詩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即明月出海底意白

姿性超邁故感興於魯連後篇子陵君平亦此志也

蕭士贇曰太白生平豪邁邈視權臣浮雲富貴此詩

蓋有慕乎仲連之為人也

黄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采

郭璞遊仙詩云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結語本此別本作誰能學天飛三秀與君采語意殊稱

蕭士贇曰古詩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揺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太白此詩

亦此之意古詩欲用世而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離
世其見趣又出乎流俗矣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
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
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歎息冥棲巖石間

起句本之荀子直揭本指嚴羽所謂開門見山者也與
左思詠史作風格正復相似

沈德潛曰不著議論詠古一體

荀子曰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
隆冬而不凋可謂得其真矣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
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騶虞不虚來鸑鷟有時鳴安知
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沈冥
騶虞見王道之成鸑鷟為興朝之瑞蕭士贇曰此喻聖
賢不虚生其出也有時名懸天漢而人不能測此非賢
者所知也以正意作轉關與前篇各一機杼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開元以來歲有征役至王君㚟戰勝青海益事邊功石堡一城耳得之不足制敵不得無害於國唐兵前後屢

攻所失無數哥舒翰雖能拔之而士卒死亡亦畧盡矣此詩極言邊塞之慘中間直入時事字字沉痛當與杜甫前出塞参看别本多四句語盡而露詩詞意已足不當更益

蕭士贇曰此詩專指北邉而言當為哥舒翰攻石堡城而作也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髙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將軍董延光自請攻之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八載命哥舒翰帥隴右諸軍兵凡六萬三千攻之其城三面險絶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擂木及石前後屢攻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四百人唐士卒死亡畧盡果如忠嗣之言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葢以李牧比忠嗣也

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

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國策田需對管燕云士三日不得咽而君鵝鶩有餘粟與孟子所云豕交獸畜者更有甚焉乃知穆生辭楚見色斯舉耳

蕭士贇曰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篇豈出山之後不為時貴所禮有輕出之悔與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鷄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歎息綠珠成釁讐何如鴟夷子散髮櫂扁舟

此刺當時貴幸之徒怙侈驕縱而不恤其後也杜甫麗人行其刺國忠也微而婉此則直而顯自是異曲同工

書曰居高思危罔不惟畏讀此能令權門膽落詩眼以為建安氣骨惟李杜有之良然

范溫曰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得風雅騷人氣骨最為近古惟李杜有之

吳昌祺曰自開一境不必古人

西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緑翠如芙蓉蕭
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
凌倒景欣然願相從泣與親友别欲語再三咽勗君青
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顔分手各千
里去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
白首愁相誤撫己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
得閑余步終留赤玉舄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
但煙霧

此詩或作兩篇今合而觀之上憶昔日之游下決今日之去意正相屬泣與親友別八句既將别矣復自疑焉故下云撫已忽自笑沉吟為誰故然後決然欲往東上蓬萊蓋倦游之餘聊以寄意范傳正所云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者也

蕭士贇曰此詩恐是其一時與親友話别者故中有不能忘情之詞未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緑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人

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唐風蟋蟀之篇感與如此詩之神韻與古為化擬之十九首可謂波瀾莫二結處與通篇一意相貫即桃李園序之意或謂若不知止足則當夜夜宴游為識者所笑其說未當

蕭士贇曰三萬六千日雖太白造辭如此然其意却

祖於左傳所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為事使者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黄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鬬雞者冠盖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蕭士贇曰此篇諷刺之詩盖為賈昌輩而作

東城父老傳曰賈昌生七歳解鳥語音𤣥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於兩宫閒索長安雄雞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

馴擾教飼之昌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東封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會上於温泉天下號為神雞童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千秋節賜酺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鵰翠金華冠錦紬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叙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隨鞭指低昂

不失勝負既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
角觝萬夫跳劒尋橦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憙㤼氣
阻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與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
色空絶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
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前有郢客吟白雪一篇云舉世誰爲傳此篇云馨香竟
誰傳傷不遇也末二句情見乎辭白未甞一日忘事君

也求仙採藥豈其本心哉嚴羽云觀白詩要識其安身立命處此類是也

蕭士贇曰荷與華池比也君子有絶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為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與

鄭容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賞其風調致佳平原當作平舒

史記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

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

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

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别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

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

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羣烏夜鳴寫出騷然之狀白日四句形容黷武之非至於征夫之悽慘軍勢之怯弱色色顯露字字沈痛結歸德化自是至論此等詩殊有關繫體近風雅與杜甫兵車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敵不可軒輊宋人羅大經作鶴林玉露乃謂白作為歌詩不過狂醉於花月之間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視甫之憂國憂民不可同年語此種識見真蚍蜉撼大樹多見其不知量也

蕭士贇曰太白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末二句比南

詔為有苗而深歎當國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通鑑綱目天寶十載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於西洱河士卒死者六萬人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制募兵擊之人聞雲南瘴癘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入至太和城士卒疫餓死什七八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國忠更以捷聞益

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吳昌祺曰干羽改干戚本陶淵明刑天舞干戚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淅瀝緑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前有燕臣昔慟哭一章與此俱遭讒被放而作前篇哀而不傷怨而不誹尚近離騷悲痛之音此則温柔敦厚上追風雅矣

蕭士贇曰此亦比興之詩也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

衆人之中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毀者已至孤寒之士亦如是而已矣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鳳飢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與羣雞刺促爭一餐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别空長嘆

前有鳳凰九千仞一篇與此皆白自比懷恩未報感别長歎惓惓之誠溢於言表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瑶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䰟

唐人多以王母比楊妃如杜甫西望瑶池降王母亦然則上元即指秦號輩末句蓋傷之也

蕭士贇曰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

緑蘿紛葳蕤繚繞松栢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奈

何天桃色坐嘆對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君子
恩巳畢賤妾將何為
純用比興亦騷雅之遺金鑾召對欣有託矣中道被放
如去婦以盛顏鬒髮而不見答也辭意怨而不怒旨合
風人蕭士贇以為有為而作殆未必然
蕭士贇曰詩有比有興所以抒下情而通諷諭也當
時君臣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義而不克終者無所
不有太白此詩必有為而作也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沈吟何足悲

亦前篇之意但前篇寓意於君此則謂張垍輩之譖毀也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目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鸒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晉風日以頹窮途方慟哭

天寶以還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矣物亦各從其類也篇

中連類引象雜而不越途窮慟哭亦無可如何而已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

銜衆禽翼一向黄河飛飛者莫我顧歎息將安歸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所以致恨於臧孫辰之竊位

也

蕭士贇曰此詩全祖莊子韓子二事之意以鳥為喻

以愧當世在位之不能引拔同類者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移萬

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斗酒强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

辭旨明白白古風凡五十九首以此篇結之總厥所述遠追嗣宗咏懷近比子昂感遇其間指事深切言情篤摯纏綿徃復每多言外之旨白之流品亦可睹其槪焉夫開元天寶治亂迥殊林甫國忠相繼柄政宵小盈朝

賢人在野卒致禄山之亂宗社幾墟白以倜儻之才遭讒被放雖放浪江湖而忠君憂國之心未嘗少忘身世之感一於詩發之諸篇之中可指數也豈非風雅之嗣音詩人之冠冕乎朱子嘗欲擇歷代之詩為一編以繼三百篇楚辭之後而以白之古風為之羽翼輿衛蓋有以取之矣羣兒謗傷何足信哉

蕭士贇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太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不能始終如一而或奔走權門徒有一類失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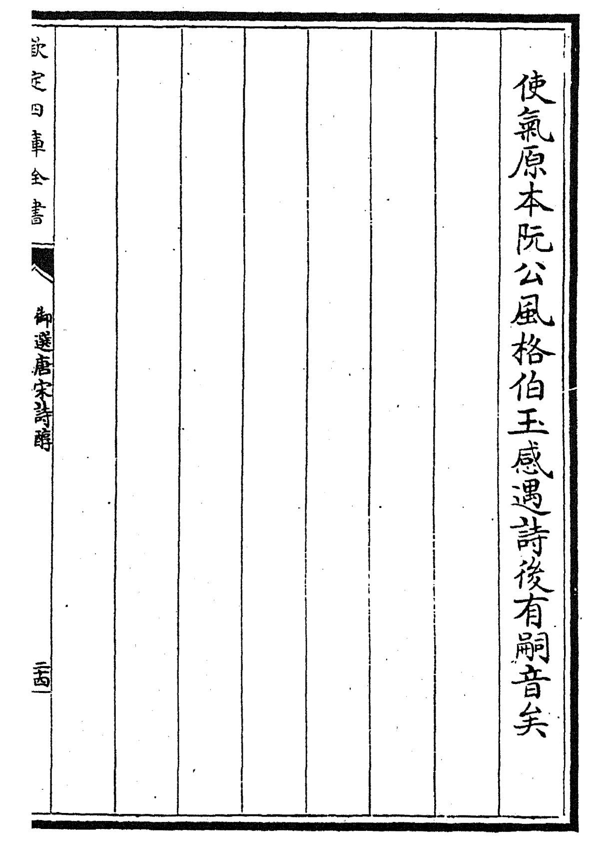
客勤勤勞問亦何所規益乎可以知人心之不古矣

朱子曰太白古風兩巻皆自陳子昂感遇中來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又曰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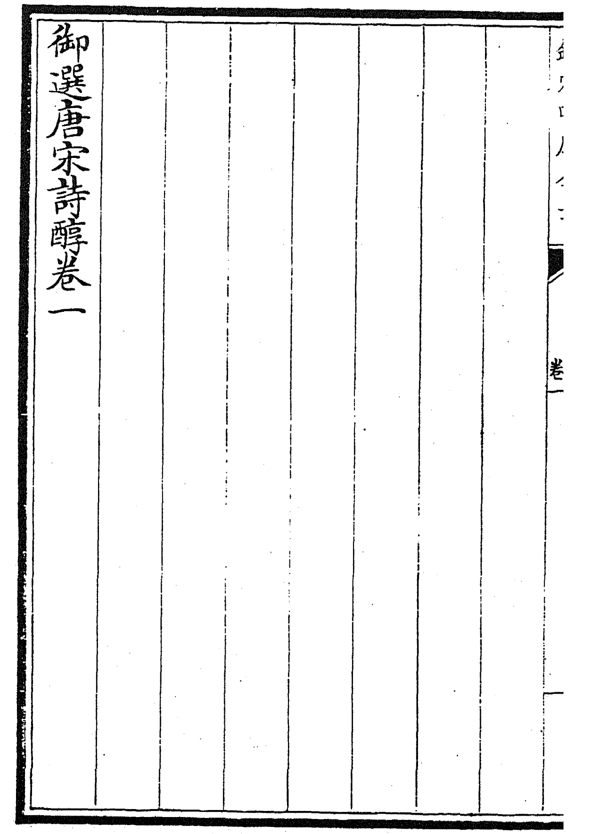
劉克莊曰太白古風與陳子昂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之詩人皆在下風

馮舒曰此真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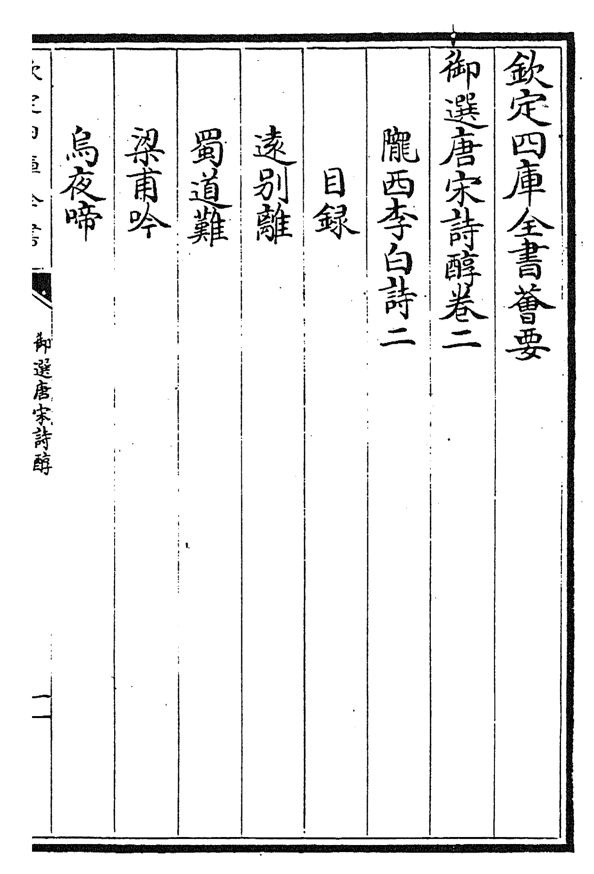
沈德潛曰太白詩縱横馳驟獨古風二巻不矜才不




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伯玉感遇詩後有嗣音矣



御選唐宋詩醇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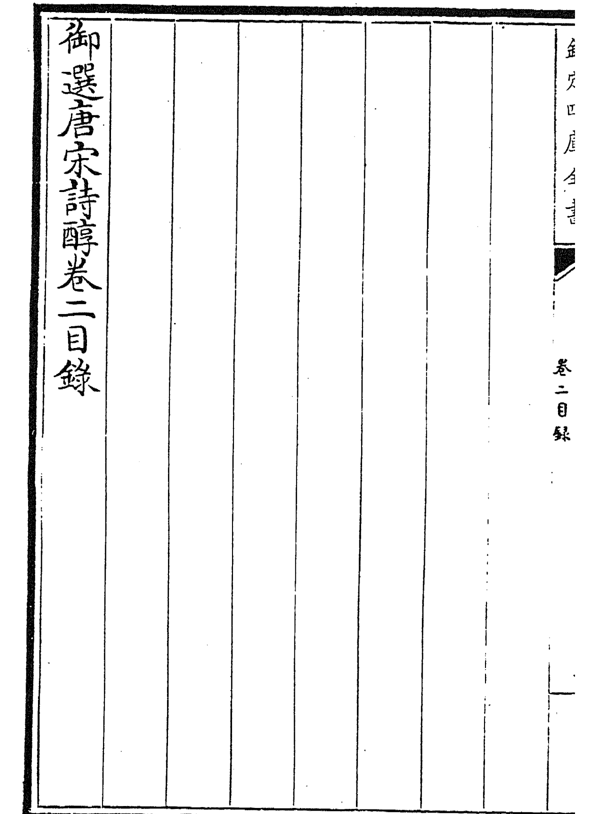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

隴西李白詩二

目録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二十六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

隴西李白詩二

遠别離

遠别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

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絶竹上之淚乃可滅

此憂天寳之將亂欲抒其忠誠而不可得也日者君象雲盛則蔽其明啼煙嘯雨陰晦之象甚矣詩云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小人之勢至於如此政事尚可問乎屈平曰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又曰閨中既邃遠兮

哲王又不寤白以見踈之人欲言何補而忠誠不懈如此此此立言之本指龍魚虎鼠之喻亦本楚詞及說苑兼用客難中語比類陳詞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蕭士贇曰太白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

楊載曰波瀾開闔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

劉辰翁曰參差曲屈幽人鬼語而動盪自然無長吉之苦

高棅曰此太白傷時君子失位小人用事以致喪亂身在江湖之上欲往救而不可哀忠諫之無從舒憤疾而作也

李東陽曰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樂府長短句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節如太白遠别離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

而自和順委曲

沈德潛曰中有欲言不可明言處故托弔古以抒之屈折反覆離騷之旨

郭茂倩曰楚詞云悲莫悲兮生別離古詩云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李陵與蘇武詩云良時不可再别離在須臾故後人擬之為古别離梁簡文又為生别離宋吳邁遠有長别離李白有遠别離亦皆類此

蜀道難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猨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

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解此詩者幾如聚訟惟蕭士贇謂為禄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者得之蓋其詩筆勢奇崛詞旨隱躍往往求之

不得則妄為之說若析而論之亦自瞭然可覩題本古樂府非白所創即以蜀道之難二語為通篇節奏蠶叢及魚鳧至以手撫膺坐長歎極言山川道途之險以還題意而其非尋常遊幸之地已見言外與下文神相貫注問君西遊何時還正指幸蜀事蕭士贇曰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甫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其說是也當日倉皇西幸扈從蕭條棧道崎嶇霖鈴悲感烏號鵑啼寫出淒涼之狀故曰

使人聽此凋朱顔此為明皇悲也以下重寫難字而以其險也如此三句東之遠道之人盖指從者而言故承以劒閣崢嶸六句楚蕬賈云我能往冦亦能往蜀之險不必可恃故為危之之詞以致其忠愛之意若如諸説所云為守蜀者發於義為不倫矣朝避猛虎六句直言避亂而祝其早還通篇結穴在此結語收得住有無限遷情若徒賞其文章之竒而不審其深情遠意未為知白者也胡震亨謂其海説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樂府

諷世立教本旨蓋亦窮於解矣

劉辰翁曰妙在起伏其才思放肆語次崛奇自不必言

桂臨川曰蜀道難全為玄宗幸蜀而作至於一夫當關云云為玄宗慮深遠矣詞旨幽深雄渾飄逸歐陽子以廬山高方之殊為可哂

趙執信曰原本楚騷集中格調相類者多是為此體之祖

沈德潛曰筆陣縱横如蚪飛蠖動起雷霆於指顧之

間任華盧仝輩仿之適得其怪耳太白所以為仙才

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是其主意

王僧虔技錄有蜀道難行

吴兢樂府解題曰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阻與蜀

國弦頗同

洪芻曰新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

相為部内刺史武倨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

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據
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摭言載李白至京以所業
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白
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
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甞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
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
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
沈括曰前史稱嚴武為劒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

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
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劒南乃在至德
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訛
蕭士贇曰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注諷章
仇兼瓊者黄魯直嘗於宜州為周惟深作草書蜀道
難亦於題下注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乂
安四郊無警劒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
拳拳然欲其嚴劒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

其不為章仇兼瓊也

梁甫吟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濵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

羣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
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倐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
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
天傾猰㺄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
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
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
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
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嵲屼當安之

此詩當亦遭讒被放後作與屈平睠睠楚國同一精誠
三千六百釣迄無定論按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
渚孔叢子云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以百年三
萬六千場計之七十至八十約三千六百釣也或又以
八十始釣九十始遇為十年殆未知楚辭所云太公九
十乃顯榮蓋指封國時言也
沈德潛曰太白以氣勝故拉雜使事而不見其迹若
不善學之恐意氣粗豪雜出不倫矣作詩不可不防

其漸

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五曲内有梁甫吟行始於諸葛亮

沈德潛曰三千六百鈞或言地有三千六百軸太公合天下而鈞之得與文王相遇也

烏夜啼

黄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語淺意深樂府本色

劉辰翁曰語有深於此者然情之所至皆不如此則亦不必深也凡言樂府者未足以知此

吳昌祺曰含蘊無窮音節絶妙

古今樂録曰烏夜啼者清商曲也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江左所謂梁宋新聲也其詞始於宋臨川王義慶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

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其詞云籠窓窻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蓋咏其妾也

李勉琴説曰烏夜啼何晏之女所造與此義同而事異

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

東方漸高奈樂何

樂極悲生之意寫得微婉荒宴未幾而麋鹿游於姑蘇矣全不說破可謂興寄深微者胡應麟以杜之七哀雋永深厚法律森然謂此篇斤兩稍輕咏歎不足真意為誇傷未足與議也末綴一單句有不盡之妙

賀知章曰此詩可以泣鬼神

范梈曰此篇與烏夜啼可謂精金粹玉

蕭士贇曰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者

自見

樂録鳥獸二十一曲之一

戰城南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黄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

并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詞云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又云願為忠臣安可得白詩亦本其意而語尤慘痛意更切至所以刺黷武而戒窮兵者深矣

蕭士贇曰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也

沈德潛曰匈奴二句可謂奇語末本莊語却以搖曳出之

古今樂錄曰戰城南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之六

行行且游獵篇

邊城兒生平不讀一字書但將游獵誇輕趫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鶬迸落連飛髇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

撲文教奮武衛二者不可偏廢此白憤時有激而作蓋

天寶以後益好邊功武士得志亦世道之憂也

樂府解題曰梁劉孝威遊獵篇備言遊行射獵之事亦謂之行行且遊獵篇

飛龍引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

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一結從大人賦翺出仙者後天而老乃蛾眉蕭颯如許則不老者且先凋矣諷意微而顯

蕭士贇曰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

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劒四顧心茫然欲渡黄河氷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

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冰塞雪滿道路之難甚矣而日邊有夢破浪濟海尚未決志於去也後有二篇則畏其難而決去矣此盖被放之初述懐如此真寫得難字意出

劉辰翁曰結得不至鼠尾甚善

郭茂倩曰樂府解題云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為首按陳武别傳曰武常牧羊諸家牧豎有知歌謡者武遂學行路難則所起

亦逺矣

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絶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逺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絡緯秋啼時將晚矣曹植云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其寓興則同然植意以禮義自守此則不勝淪落之感

衛風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楚辭曰恐美人之遲暮賢者窮於不遇而不敢忘君斯忠厚之旨也辭清意婉妙於言情

梅聖兪曰綴景幽絶如泣如訴怨而不誹

郭茂倩曰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别離長者久遠之辭言行人久戍寄書以遺所思也又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謂被中

著綿以致相思綿綿之意故曰長相思也又有千里思與此相類

上留田行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别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

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孫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

蕭士贇說得之白之從璘雖曰迫脅亦其倜儻自負欲藉以就功名故也詞氣激切若有不平之感如謝靈運所云道消結憤懣者桓山之禽蓋白自比也胡應麟詩藪稱其公無渡河篇波滔天堯咨嗟大禹湮百川兒啼不窺家其害乃去茫然風沙等語為極力摹漢似此情

質詞古何遽不如漢也
蕭士贇曰孤竹延陵數句非泛然之作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李成式輩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敍之太白目擊其事故作是詩與
沈德潛曰末一段促節繁音如聞樂章之亂
王僧虔技録瑟調曲之一
崔豹古今注上留田地名也其地有不字其孫弟者隣人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有此曲

前有一樽酒行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即白所云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之意寫來偏自細致不是一味豪放又不是齊梁卑靡之音故妙

樂府觴酌十曲之一

夜坐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氷合井泉月入閨
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
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
飛
空谷幽泉琴聲斷續恩怨爾汝呢呢如聞景細情真結
語從鮑照詩翻案而出
蕭士贇曰前有一樽酒行夜坐吟三篇鮑照樂府白
紵詞體也鮑詩云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

厚薄更聽此聲過

譚元春曰似鮑參軍體聽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而以一語不入二句露出爽俊之致微有別耳

郭茂倩曰夜坐吟鮑照所作也其詞曰冬夜沉沉夜坐吟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

野田黄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何

黯然自傷當在潯陽既敗之後胡震亨云不紊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傳題借題抒情之本指最爲有見故頌詩者必貴於論世也

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有野田黄雀行晉樂奏東阿王置酒高殿上一篇

箜篌謡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謡一斗粟不與淮

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白之受知明皇禮遇殊絶當時王公貴人交遊亦衆潯陽既敗莫為省記故以嚴陵光武及管鮑為比言管蔡者事之緣起如此也卒之為白納官贖罪者郭子儀也亦可以無憾矣

蕭士贇曰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内有箜篌引亦曰公

無渡河亦曰箜篌謡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隣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徳無司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

詩妙比興苟無關風義不作可也盖白李林甫用而聚

斂之臣進嚴酷之吏多此詩所以刺也詞之古奥超魏入漢王世貞乃謂李白樂府出入齊梁非篤論也

鍾惺曰似刺當時羅織諸獄吏寫出疾惡去殘之意說得有體

楊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吳拂舞曲也

蕭士贇曰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鳬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鳬也白鳬舞即白鳩舞也白鳬之辭

出於吳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亡國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古今樂録曰鞞鐸巾拂四舞梁並夷則格鐘磬鵗拂和故白擬其詞

日出行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裴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

興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没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不知自然之運而意於長生久視者妄也詩意似為求仙者發故前云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裵徊後云魯陽揮戈矯誣實多而結以與溟涬同科言不如委順造化也若謂寫時行物生之妙作理學語亦索然無味矣觀此益知白之學仙盖有

所託而然也

樂府日出行者時景二十一曲之一

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别時提劒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

復回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悲歌激楚

唐汝詢曰此為戍婦之辭以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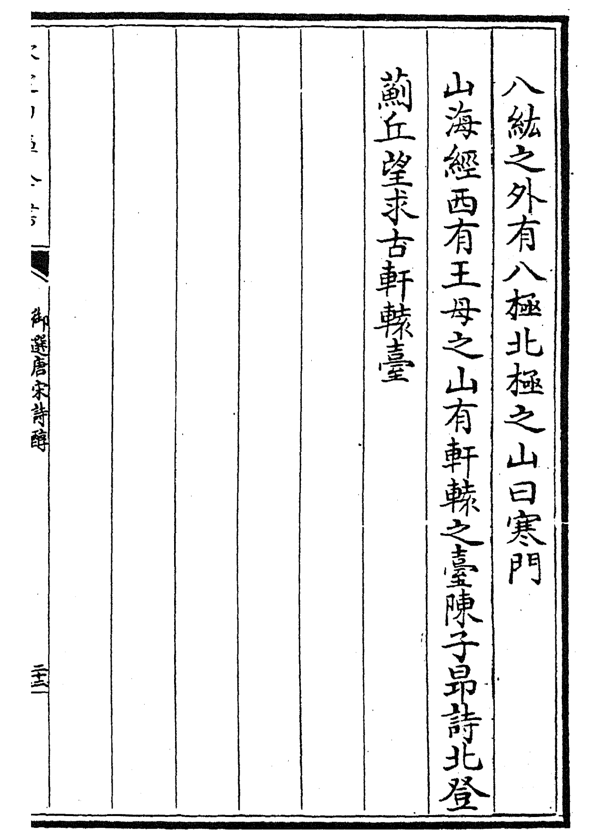
郭茂倩曰北風衛詩也傳曰北風寒凉病害萬物若鮑照北風凉李白燭龍棲寒門皆傷北風雨雪而行人不歸與衛詩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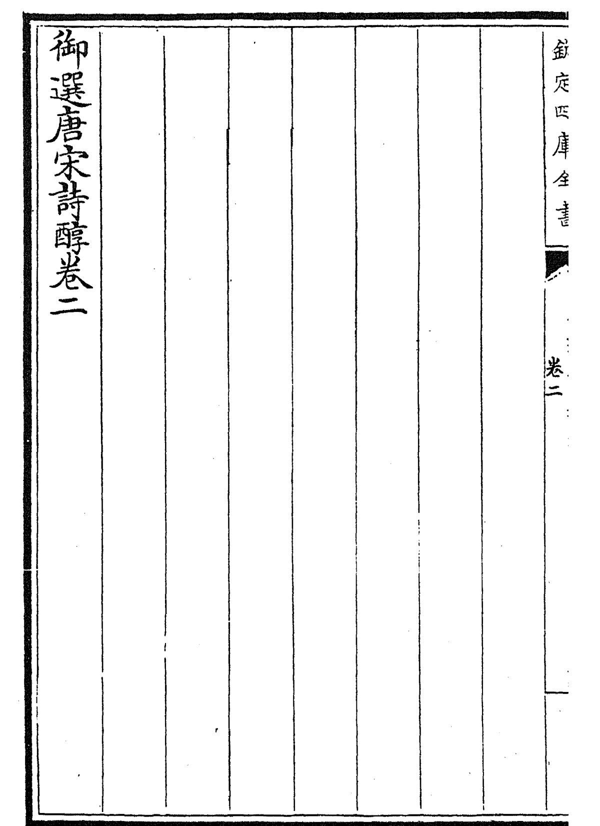
淮南子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又曰

八紘之外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

山海經西有王母之山有軒轅之臺陳子昂詩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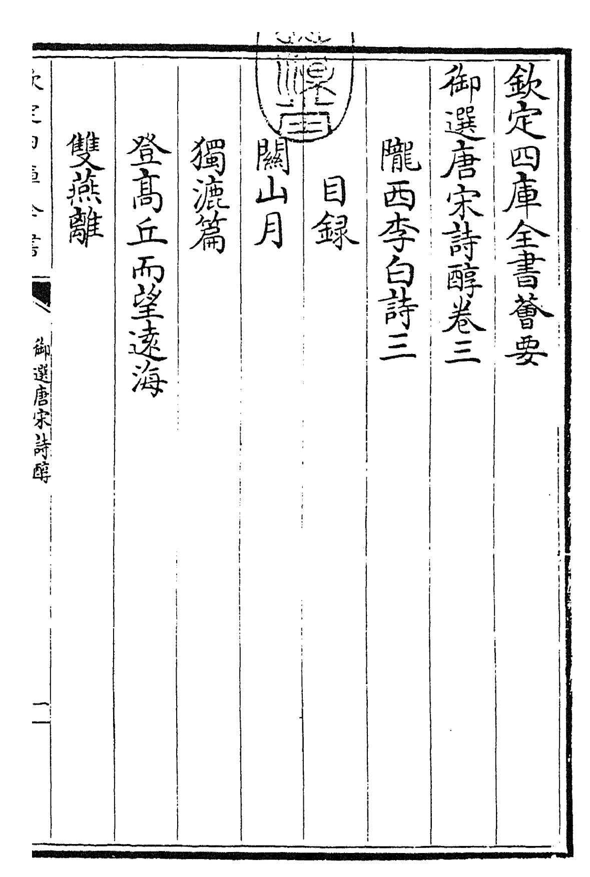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

五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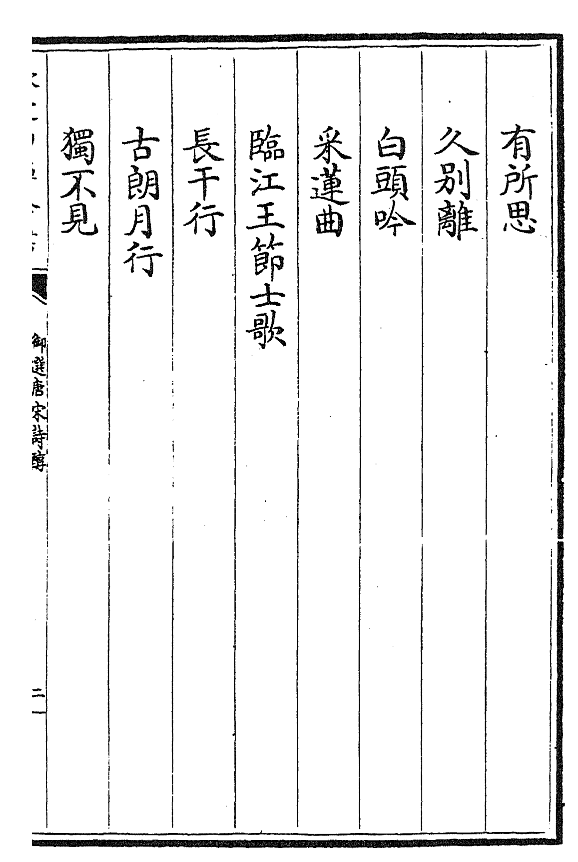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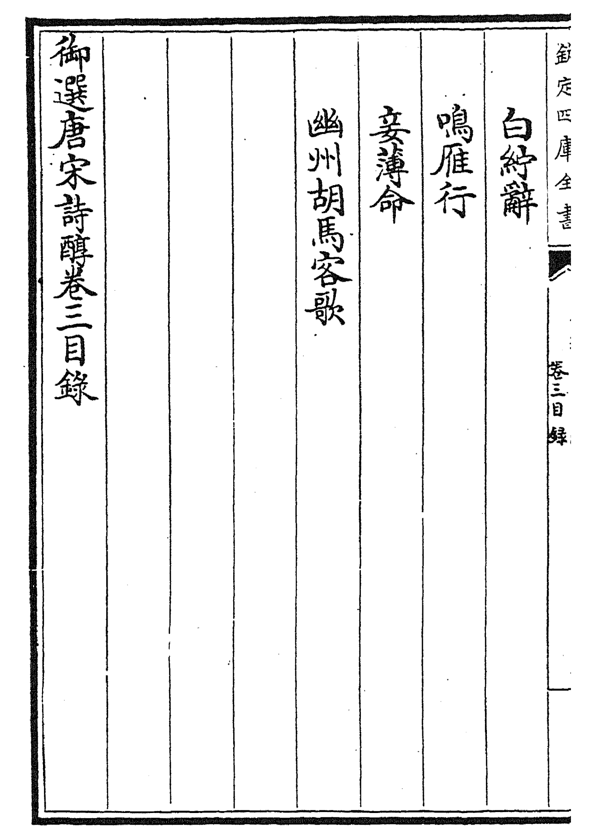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

隴西李白詩三

目録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目錄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

隴西李白詩三

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閒

朗如行玉山可作白自道語格高氣渾雙關作收彌有

逸致

呂居仁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等篇氣盖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矣

胡應麟曰雄渾之中多少閒雅

樂府解題曰漢橫吹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惟傳十曲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合十八曲關山月傷離別也

獨漉篇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

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
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羅幃舒
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雄劍挂壁時時龍鳴
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
顧鴟鳶為君一擊鵬摶九天
全從古詞奪換而出其妙過之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
凡骨無金丹如白之樂府真乃神移意授變化從心故
使青出於藍氷寒於水

蘇轍曰羅幃舒卷四語殊不可及

蕭士贇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禄篇也太白集中禄字作漉字其間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特古辭為父報仇太白則為國雪恥耳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

子來攀登盜賊刼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
畀湖飛龍安可乘
蕭士贇曰此題樂録及解題並無前聞太白此詩不
過引秦皇漢武廵海求仙之事以通諷諫耳
唐汝詢曰此譏方士之無益也
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牕繡戸
長相見栢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宫吳宫又焚蕩雛盡巢

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

途窮慟哭豈勝身世之感五噫四愁同此酸楚

蕭士贇曰此其太白自歎之作乎首四句言待詔金鑾時也栢梁失火去喻遭讒被放時也中三句喻以累遭謫時也末四句言放逐之餘思君而不得再見安得不為之傷心乎亦可哀也已

琴歴曰河間新歌二十一章之一有雙燕離

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顔桃花骨青髓緑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王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泛咏四皓便是無情之文故註家以為感時事刺盧鴻

輩不為無見白居易四皓廟云如彼旱天雲一雨百穀滋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可謂藴藉有味矣白詩却只有五字曰泛若雲無情尤為深妙知古人每相本也蕭士贇曰此詩盖為明皇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也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廷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談闊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亦深不滿於嵩嶽之隱者與其意微而顯矣

樂府山人勸酒者觴酌七曲之一

于闐采花

于闐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宫裏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齒

沉淪不偶之士如明妃者自古不乏若林甫當國而云野無遺賢則賢不肖之易置者衆矣即白之受譖於張垍所謂入宫見妒固其宜也結語峭甚可為歎絶

樂錄于闐采花者蕃胡四曲之一

鞠歌行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刖足鬼聽曲知寗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起六句一意三折語語奇儁蓋述遭讒被放之感糞壤充幃而申椒不芳亦此物也聽曲知寗戚以下託意古人與梁甫吟起處同意亦本騷中語化出目送飛鴻用衛靈見孔子事乃心不在賢之意一路平直到此截然而止却與起勢相稱章法可玩

蕭士贇曰太白此詞始則傷士之遭讒廢棄中則羨乎四賢之遇合有時終則重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借此自況云耳

王僧虔技錄平調七曲七曰鞠歌行

陸機鞠歌行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已以託意焉

幽澗泉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

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呌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此琴操也松響猿吟寫出淒清幽怨之音曲澗泉聲泠然在耳

鍾惺曰中見非目境也就琴中見之末後殊不知一語妙達樂理

樂府幽澗泉者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王昭君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宫人明朝胡地妾

題多名篇此只以十字盡之校今朝猶漢地明旦入胡

關之句詞意倍為激烈

古今樂録曰元嘉技録吟嘆四曲二曰王明君石崇

作

郭茂倩云一曰王昭君唐書樂志曰明君漢曲也石

崇以此曲教緑珠而自製新辭

荆州歌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荆州麥熟繭成蛾

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

古質入漢得風人之遺韻樂府妙處如是如是

桂臨川曰李詩短章若荆州歌等作俱出風雅可以

被之管絃者也

郭茂倩曰荆州歌蓋出於清商曲江陵樂荆州即江

陵也有紀南城渠簡文荆州歌云紀城南里望朝雲

雉飛麥熟妾思君是也

蕭士贇曰撥穀布穀也

雉子斑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斑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

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乍向草中耿

介死不求黄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

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

前半傳題後半攄意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究何關於造物之大然亦各行其志也白本高曠故其言如此

蕭士贇曰天寳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諷與

古今樂録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其十三曰雉子斑梁三朝樂第四十一設辟邪伎鼓吹作雉子斑曲引去來

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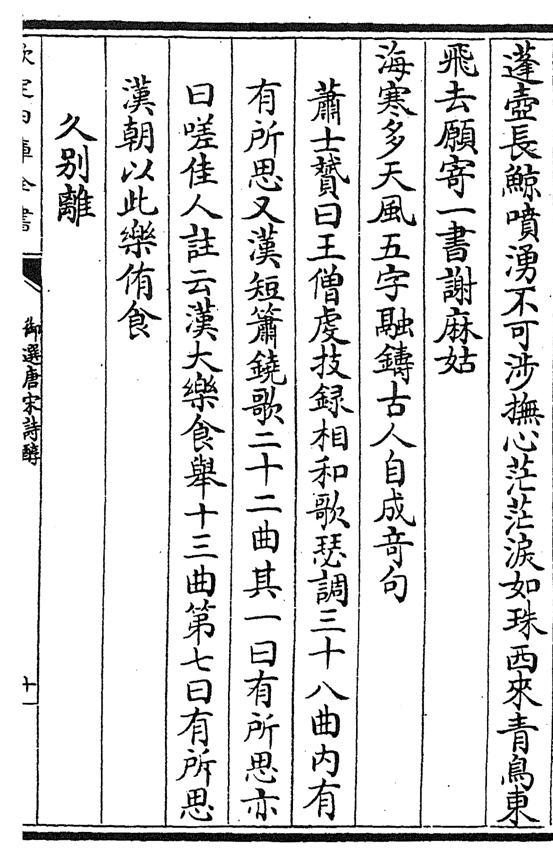
顧華玉論五言絶以調古為上乘以情真為得體李白有之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亦曰相逢行

胡震亨曰阿那猶云若箇也

有所思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



蓬壺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海寒多天風五字融鑄古人自成奇句

蕭士贇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内有有所思又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嗟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侑食

久別離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至此腸斷彼心絶雲鬟緑鬢罷梳結愁如回飈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一往纏綿所謂緣情之什却自不涉綺靡

古今樂録别離十九曲之一

白頭吟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宫樹雌弄秦草芳寧

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
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
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
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
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
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
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
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蕭士贇曰辭惋意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馮舒曰天際鸞吟非復人間凡響

沈德潛曰此隨題感興耳後人欲扭合時事支離無謂兎絲固無情以下信手拈來無不入妙

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歌古皚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云卓文君作

宋書樂志大曲十五曲曰白頭吟

采蓮曲

若耶溪旁采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岸上誰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綺而不艷此自關乎天分王安石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於此亦可見之

劉辰翁曰淺語盡情

古今樂錄曰梁武帝製江南弄七曲三曰采蓮曲

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劒跨海斬長鯨

白日當天心二語深於寫照

蕭士贇曰樂府遊俠曲二十一中有臨江王節士歌陸厥所作

長干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緑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兒女子情事直從胷臆間流出縈迂迴折一往情深嘗愛司空圖所云道不自器與之圓方為深得委曲之妙此篇庶幾近之

鍾惺曰古秀真漢人樂府

楊慎曰胡蝶來文粹作胡蝶黄蝶以春來八月非來時秋蝶多黄感金氣也白樂天詩秋蝶黄茸茸此可以證

憶妾深閨裏煙塵未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

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
悲如何見少離别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
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
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
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黄庭堅以此為李益所作頗為具眼即以前篇校之氣
體固殊矣以其清麗存之
馮舒曰此等詩俱元氣所陶冶未可以中唐後詩法

論之

馮班曰二篇句句有本

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長干行

吳都賦長干延屬注云江東謂山岡閒為干建鄴之

南有大長干小長干

古朗月行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瑶臺鏡飛在白雲端仙

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團白兎擣藥成問言與誰餐蟾蜍

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愴摧心肝

寓託處書法謹嚴蟾蜍以比祿山陰精以刺太真取義皆切羿射九烏以彼比此原無指實必字字為之附會則鑿矣

胡震亨曰此詩生於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數語盧仝月蝕詩又生於此始則微詞含寄終至破口發村矣

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有明月篇亦曰朗月二、

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莎雞鳴西池風摧寒梭響月入霜閨悲憶與君别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思婦之言三百篇具矣幽怨淒清宛然可聽

樂府解題曰獨不見傷思而不得見也

白紵辭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隣子且吟白紵停緑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顔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

蕭士贇曰全篇句意間架並是擬鮑明逺者杜少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與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黄金垂羅舞縠揚哀音

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顧

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二詩雖出入古詞要自情景雙美別具手神

郭茂倩曰宋書樂志云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

紵本吳地所生宜是吳舞也樂府解題曰古辭盛稱

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為樂也唐書樂志曰梁武帝令

沈約改其辭為四時白紵歌

蕭士贇曰白紵歌有白紵舞　吳地出紵故與其所見

以寓意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在吳歌爲白紵在雅歌爲子夜其實一也

鳴雁行

胡雁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銜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容居煙波寄湘吳淩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絃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爲乎

此白遭難避禍而作步步憂虞所謂驚弓之鳥一結婉
而多諷誦之惻然

郭茂倩曰衛風雝雝鳴雁旭日始旦鄭箋云雁者隨
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婚禮用焉雝雝聲和也鳴雁
行蓋出於此

妾薄命

漢帝寵阿嬌貯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
極愛還歇妬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

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因題見意與白頭吟同不必妄傳時事也雨落不上天以下一意折旋可以發人深省

蕭士贇曰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實在於王皇后之廢辭意悽斷令人感歎

謝枋得曰陳無已葉落風不起山花空自紅正如太白雨落不上天覆水難重收之意

沈德潛曰形容盡態妙於語言

蕭士贇曰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曹植有妾薄命篇事出漢書許后傳曰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

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緑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

弓若轉月白雁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兇殘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赬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歎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閒安

明皇喜事邊功寵任蕃將天寶十載高仙芝敗於大食安禄山敗於契丹是詩之作必刺禄山也出門不顧後

報國死何難詰之也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歎傷之也

言切而意悲矣

古今樂録曰梁鼓角横吹三十六曲又有隔谷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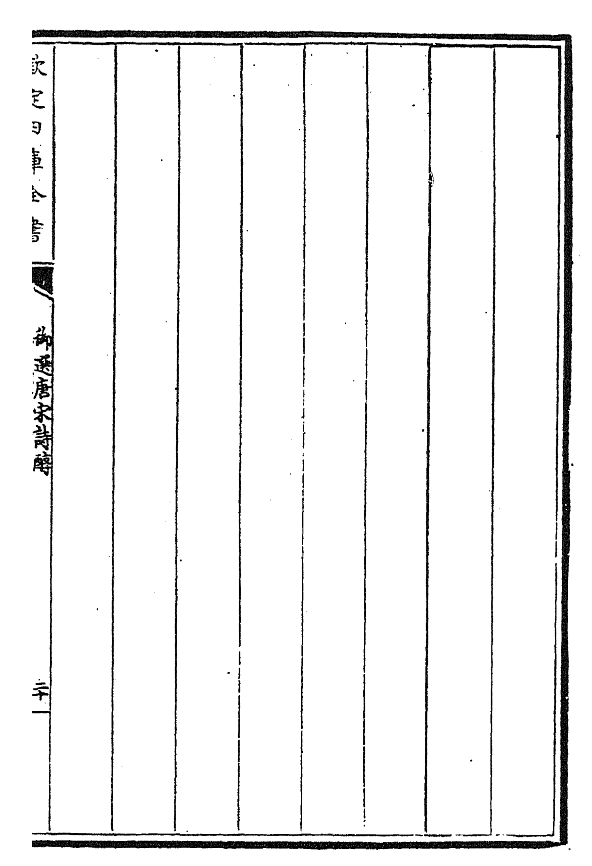
十七曲中有幽州馬容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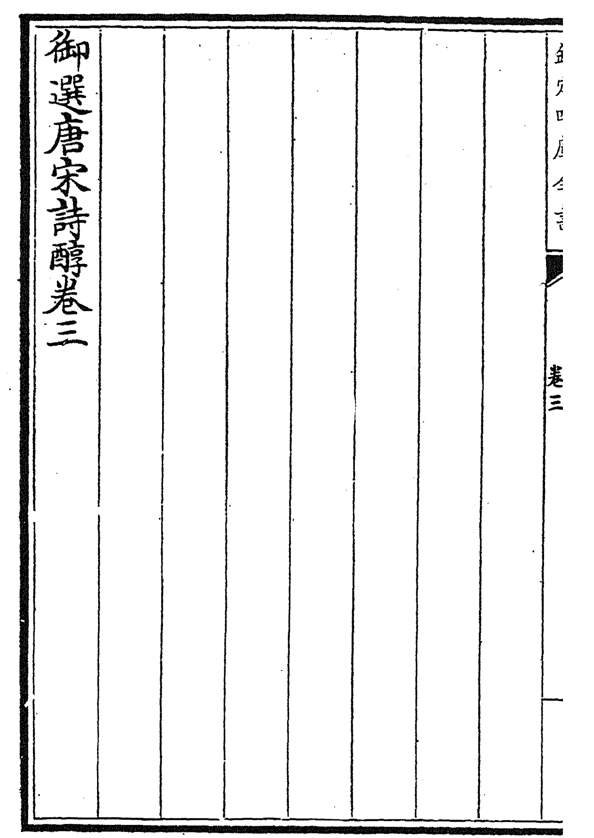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天寳十載夏石國王子潛引大食欲攻四

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大敗士卒畧盡秋八月安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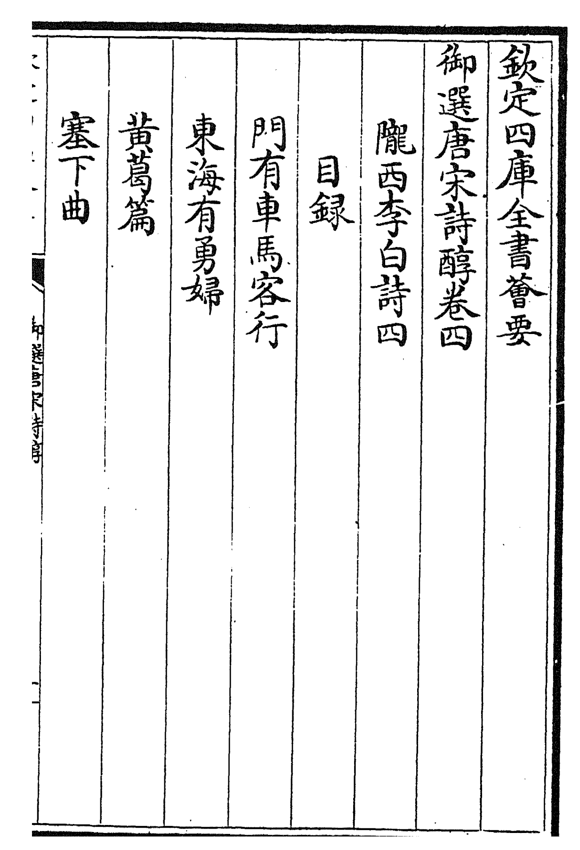
山將三道兵六萬討契丹奚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

傷殆盡禄山以二十騎走入師州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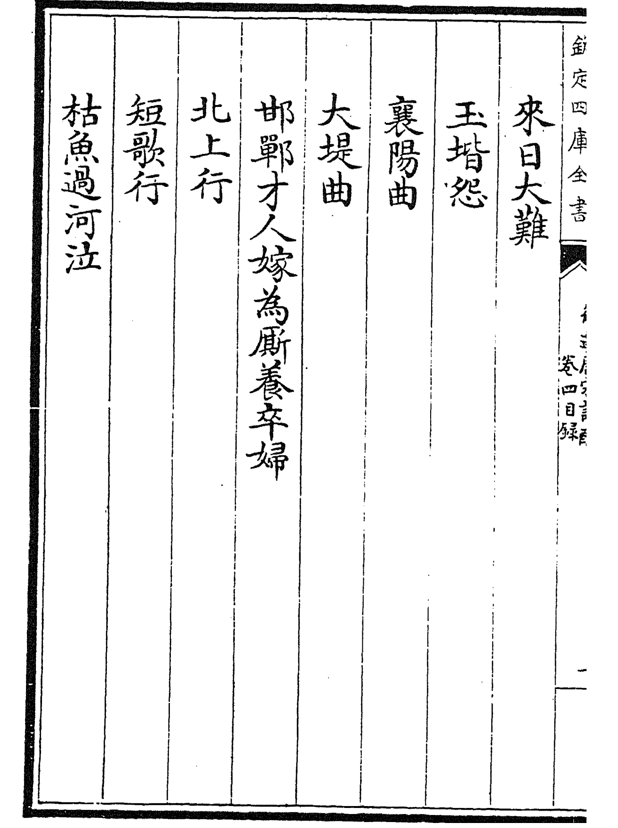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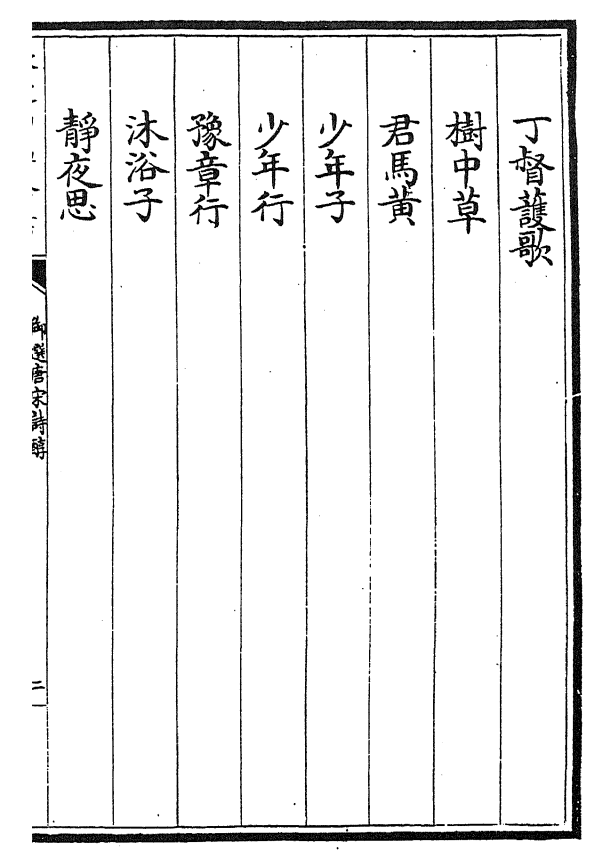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

隴西李白詩四

目録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二十八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

隴西李白詩四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歎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畧紫綬不挂身雄劔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濵借問宗黨

閒多為泉下人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隣北風揚胡沙
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
亡任大鈞
此非漫擬前人正寫身世之感雖與陸機詩相出入而
筆力杈勁氣象亦大後半俯仰慨歎所見者大義遠情
深豈徒作者
王僧虔技録瑟調曲有門有車馬客行歌東阿王置
酒高殿上一篇

## 東海有勇婦

梁山感杞妻慟哭為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學劒越處子超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讐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躞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先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櫂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

一女英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辭氣甚古寫出義烈之情凛凛有生氣

郭茂倩曰鞞鼙舞五曲有關中有賢女白作此以代之

黄葛篇

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綿冪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

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縫為絶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

情至語何可多得

蕭士贇曰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雅之作也世人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是亦未之思耳

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有種葛篇

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
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劒直為斬樓蘭
沈德潛曰四語直下從前未具此格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邊
月隨弓影胡霜拂劒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高調入雲於聲律中行俊逸之氣自非初唐可及
沈德潛曰只弓如月劒如霜耳筆端點染遂成奇采
結意亦復深婉

胡應麟曰李白塞下曲與温泉宮别宋之悌南陽送客度荆門等詩俱盛唐絶作視初唐格調如一而神韵超元氣槪閎逸時或過之

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下曲

蕭士贇曰此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

來日一身携糧負薪道長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憩五嶽乘龍

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蟪蛄紫恩深愧短
促思塡東海强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
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李白嘗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非
有志於古者不能作此語然自三百篇而騷而五言而
七言天機所暢文章日新是非得失之故原不在此今
必執三百篇以繩後之爲四言者非通論也此題本屬
寓言白詩亦是擬古辭旨恍惚竒譎可喜故存之以備

一體於此論四言正變及興寄深微之旨則相去遠矣

王僧虔技錄瑟調曲有善哉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按魏明步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我情則善哉者嘆美之辭也

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妙寫幽情於無字處得之王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不免露却色相

蕭士贇曰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將杲曰玉階露生待之久也水晶簾下望之息也怨而不怒惟翫月以抒其情焉此為深於怨者可以怨矣

王僧虔技録玉階怨相和歌楚調十曲之一

襄陽曲

峴山臨漢江水緑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不如此寄慨之深

梅堯臣曰興慨古今言簡意盡

蕭士贇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宋隋王誕始

為之辭太白此詩述史而已

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

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幽秀絶遠俗艷胡應麟謂白詩人知其華藻而不知其

神骨之清於此亦見一斑

楊慎曰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白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信矣

古今樂録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顔如花寧知有彫歇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宫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蕭士贇曰此太白既黜後作也特借此發興叙其睽遇之始末耳然其辭意惓顧宗國繫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與

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之一崇臺一作叢臺胡震亨曰此謝脁舊題也盖設為其事寓臣妾淪擲之感楊慎以為此卒即御趙王武臣歸者果此卒也才人亦不枉矣何詩為正陽辨之未及此總固哉說詩者

北上行

北上何所苦北上縁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劔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黄河鑿齒屯洛陽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慼冰雪裏悲號絶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餐飢飲零露漿歎此北上苦停驂為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顔覩天光

古直悲涼亦苦寒行之比

楊齊賢曰此乃禄山初反時作也鑿齒指禄山奔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

蕭士贇曰北上行者征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此詩其作於至德之後乎隐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

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武北上篇其後或謂之北上行蓋因其辭而擬之也

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刼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頹光

恣意恢奇逸情雲上

王僧虔技録平調七曲二曰短歌行

樂府解題曰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也

枯魚過河泣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為識

簡嚴如箴銘語

蕭士贇曰樂府遺聲龍魚六曲有枯魚却無過河泣字

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與魴鱮相教

愼出入

丁督護歌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吴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督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落筆沉痛含意深遠此李詩之近杜者

胡震亨曰白所咏雲陽水道舟行艱礙之苦蓋爲齊瀚所開新河作也按潤州舊不通江瀚開元中爲刺

史始移漕路京口塘下直達於江立埭收課江北瓜
步亦開新河但瓜步岸舁入江為易白嘗有詩美之
京口岸高水淺濁用牛曳舟為難故白有此歌以言
其苦其名丁都護歌者初宋高祖即京口開東府有
女其夫見殺呼督護丁旿問收殯事每問輙歎息呼
之人因寫為歌白感其土俗之事即因其土之古歌
名以為歌也督護都護可通用

樹中草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諷刺之言有關風教上留田篇云交讓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西枝榮與此詩意正相似

樂府遺聲樹中草者草木二十一曲之一

君馬黄

君馬黄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劒既照曜高冠何赩赫各有千金裘俱

為五侯客猛虎落陷穽壯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

蕭士贇曰此詩其傷友朋之道鈌乎抑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

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十曰君馬黄

少年子

青雲年少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臥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通首傳題一結見意詩人寄託往往如此行行且游獵篇亦用此格然彼則語激而意已盡此則語冷而意有餘也

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之一又有少年行

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胡應麟曰唐人七言絶有作樂府體者如此詩及橫

江詞尚是古調
鍾惺曰行徑風生

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黄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鬬死為君掃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

三軍鬢成斑

胡震亨說得詩之意其以胡風吹代馬起而繼曰西討何時還若曰祿山之亂未弭璘之起兵原為國家討賊耳故下以本為休明人六句申之至於鄱湖潰敗若隱若顯全不徑露此白微意所在其詞意危苦筆墨沉鬱真古樂府之遺

胡震亨曰古豫章行咏白楊生豫章山秋至為人所伐太白此詞中間止着白楊秋月苦兩句首尾俱作

軍旅喪敗語並不及白楊片字讀者多為之茫然今詳味之如所云吳兵照海雪及老母與子别并樓船若鯨飛等語皆永王璘兵敗事也盖白在廬山受璘辟及璘舟師鄱湖潰散白坐繫尋陽獄並豫章地故以白楊之生落於豫章者自況用志璘之傷敗並已身名隳壞之痛耳其借題畧點白楊正用筆之妙巧於擬古得樂府深意者蕭楊二家注何曽道着一字

王僧虔技録清調六曲二曰豫章行

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與聖賢尚絅之旨正復相同特老氏未免有作用耳眙眙然揭日月而行聖賢固不為也紉蘭佩茝屈平所以千古然原之被讒史謂衆害其能即後人之議原者亦以為露才揚已觀離騷之文藉喻芬芳不一而足則其不自藏弢可知非

明夷用晦之義故朱子亦謂其未嘗學於北方求周公仲尼之道白因漁父一篇反其意而用之盖其涉世之久英氣將斂故云然耳不然與世浮沉漫無介節胡廣中庸馮道長樂其可嗤又何如耶

蕭士贇曰此詩檃括漁父詞之意他篇云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亦此意也其太白涉難後之辭乎

樂府遺聲沐浴子者游俠二十一曲之一

靜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詩藪謂古今專門大家得三人焉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絶皆天授非人力也要是確論至所云唐五言絶多法齊梁體製自别此則氣骨甚高神韻甚穆過齊梁遠矣

劉辰翁曰自是古意不須言笑

范梈曰五言短古不可明白説盡含蓄則有餘味此

篇是也

徐增曰因疑則望因望則思並無他念真靜夜思也

胡應麟曰古詩樂府後惟太白諸絶近之

綠水曲

淥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逸調末句非有軼思特妬花之艷耳

琴集曰琴曲五弄游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

蔡邕所作琴書曰邕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

五曲一曲制一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郭
茂倩云近世作者多因題命詞無復本意云
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趣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
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古意却帶秀色體近齊梁不相識言不識人意也自有
貞靜之意

蕭士贇曰燕草如絲興征夫懷歸秦桑低枝興思婦斷腸末意貞潔非外物所能動可謂得國風不淫之義矣

吳昌祺曰以風之來反襯夫之不來與祇恐多情月旋來照妾牀同意

子夜吳歌

秦地羅敷女采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流連

多少含蓄勝於陌上桑作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一氣渾成有删末二句作絶句者不見此女貞心亮節何以風世厲俗

唐汝詢曰結句不言黷武而言未平深得風人之旨

吳昌祺曰萬戶砧聲風吹不盡而其情則同亦婉而深矣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
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語逼清商擣衣篇尚帶初唐綺習不及此之真摯真歌
一首亦祇綺語故并不録
古今樂録曰吳聲十曲一曰子夜
唐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
此聲
樂府解題曰後人更為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

時歌

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下至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

對酒行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白固非不達於理者豈復以沖舉為可待耶蓬萊煙霧聊以寄興此詩乃似胸臆間語自然流出者耳

蕭士贇曰古詩浩浩陰陽移一篇太白亦祖其意樂府相和歌有對酒始於曹魏樂奏對酒歌太平一篇

## 估客行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樸直得樂府體

古今樂錄曰估客樂者齊武帝所製唐書樂志曰梁改其名為商旅行

長相思

日色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蕭士贇曰此亦戍婦詞也

馮舒曰鄘古人而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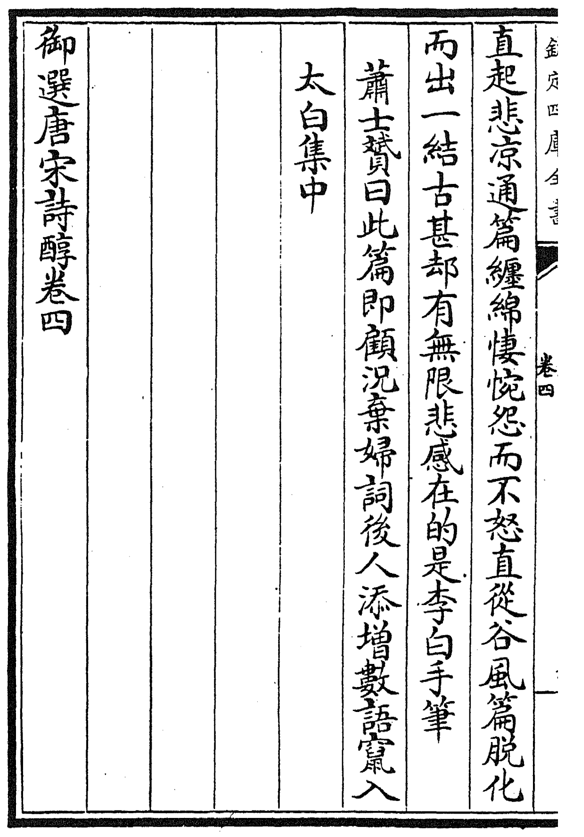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黄葉落白露濕青苔

幽艷之韻綴以凄涼悄然竟住意在言外姜夔所謂詞盡意不盡有臨水送將歸之致彷彿似之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遣妾何處去本
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綺羅
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結髮日
未久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樂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沉
思盛事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流泉咽不掃
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
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為君妻君東
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妾有嫁時服輕雲淡

翠霞瑠璃作斗帳四角金蓮花自從離别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此顦顇顔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君恩既斷絶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虚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為流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直起悲凉通篇纏綿悽惋怨而不怒直從谷風篇脫化而出一結古甚却有無限悲感在的是李白手筆

蕭士贇曰此篇即顧況棄婦詞後人添增數語竄入太白集中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